

陸  
子  
學  
譜

陸子學譜卷之十七

平越王士俊校

門人下

袁太師韶

宋史本傳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爲吳江丞。蘇師旦特韓侂冑威福。撓校法。提舉常平黃榮。舉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韶榮至。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改韶知桐廬縣。同

廢多宗室特縣事無有善去者。詔始至絕私謁。莫敢視錢塘岸。歲爲潮警。率取石桐廬。詔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詔曰。昔兩國誓約。止令焚不聞在。使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叅知政事。胡夢昱論濟王事。當遠竄。詔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有爭逃避者。乃拜詔。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近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冑用兵事。不欲聲討。詔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詔夜與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

從之遂計全韶以言事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  
傅後以郊恩累贈太師咸國公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  
縣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取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  
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  
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  
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妻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  
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  
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  
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  
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  
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汝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  
太師在京正獻公弟子之列其授受議論雖無可考然今

兩上尚有師弟。秘書坊爲正肅及太師作也。蓋自淳熙以後慶元一路。悉宗陸子之學。名公卿良士。莫非楊素舒沈四君子之弟子。而太師又正獻公族子也。其淵源尤爲親切者矣。太師曾孫栢字伯長。仕元爲學士。以文名一代。自號清容居士。有集行於世。蓋亦能繩祖武者也。

楊叔謹恪

楊恪字叔謹。文元公簡之長子也。宋史未有傳。官階所至未詳。惟錢融堂時所爲文元公行狀稱恪任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按叔謹與袁正肅公甫真文忠公德秀等比德相友。進學甚優。文元公之教爲之不少。時嘗請文元公書訓語。公書舊作授之云。吾鄉日有數語曰。吾兩目散日月之光。四體動天地之和。步步欲風生雲。

起句句若龍吟鳳鳴其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珠璣噴噴蘭  
清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天機妙用道體變通我猶不得而  
自知人又安得而詰我其啟發之者如此文元公生平不作  
草書惡其不莊敬叔謹亦專學楷書一日過庭請書訓語文  
元公卽書法爲訓以授之云世謂王逸少書爲天下第一吾  
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日常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子  
起對曰鄉間有一富戶爲桃枝細器寸盈二十笈緣以小黑  
漆誠極精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耻效  
之今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  
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而少  
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朴和平近  
於謙益今之楷卽隸之說隸者篆之變篆極善隸庶幾楷猶

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絕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同。而又弱。頗方正。勢非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虞柳同。凡學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亦默同。此默同之心。即道心。顧知之者鮮。女既知之矣。其敬之戒之。毋荒墜。時慶元二年。中冬之十三日。後叔謹通籍得差遣。將之官。文元公書訓語送之。曰。堯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女止。而況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爲畏。甚不易得。某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此守非思慮言語可及。可惜。可惜。敬之敬之。兢兢業業。不兢兢業。即

禍福榮辱之樞機云蓋叔謹造詣高而文元公期望之遠如此

### 趙冢宰彥械

宋儒學案傳略

趙彥械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以文華殿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彥械嘗辨象山先生非禪。又題已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之書。不離斯人篤好而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手口斯旨也。元道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云。

紹定三年夏四月彥械任江東提刑重修象山精舍自爲記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驚彥械壯歲從慈



湖遊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朴實一途之說人見其直易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先生之故蹟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乃至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淡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葉秘書夢得

葉夢得信州貴溪人學於傅琴山先生登理宗嘉泰二年壬戌科傳行簡榜進士官階所至未詳惟象山先生年譜稱其

以淳熙十年庚戌任撫州守更創三陸先生祠堂距成進士時四十八年則其年亦已老矣包文肅公爲記謂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則嘗爲秘書丞監者故以秘書稱之也先是復齊象山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淳祐十年夢得爲撫州守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創新祠於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夢得自爲之記其略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於學宮者其風化之所係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世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視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夢得

以爲忠政嘗修千金陵教授趙與耕記云嘗讀杜君卿通

志與昭中卽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縣南造鉗廬置累石爲民

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後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詩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循吏之流。風善政。民到於今。稱之。惟撫爲郡。以二水合流。號曰臨汝。攷之圖志。臨川水在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定山。以今地勢觀之。合宜黃崇仁諸水。由郡而西。趨豫章。赴彭蠡。此臨水也。汝水源出南城爲盱。自盱入石門爲汝。由郡東文昌堰。遠北城至西津。與臨水合。郡城之山。發跡軍峰。重崗複嶺。巍峩岌業。北行二百里。至此爲二水所束止焉。回環繚繞如玉帶。圍腰金石臺。屹峙於外。故里譏有臺分軀合之語。川融山結。鍾奇孕秀。人物瑰琦。生聚繁庶。江右之巨鎮也。汝之上流距城七八里。舊有支港決而他出。又越二十餘里。方合於正流。相爲消長。若支盛則正壅塞。棠可涉。越旬日不雨。則絕流。

地脈枯燥。風氣渙散。自唐已有千金陂。遇支而行。正然陂常  
潰決。紹興間。郡有富民王其姓者。極力築隄以捍。歲久復毀。  
嘉熙間。太守計院趙公師都。嘗屬寓公符簿。遂者經營上流。  
順地勢之直。別鑿小渠。引水以至擬峴臺下。事未及竟。傍無  
障閘。復成絕潢。後之來者。頗瞻永歎。欲作而復輟者屢矣。今  
郡守秘書葉公夢得蒞事之。明年燕凝作嘯。迺酌與言。欲回  
其濶鳩工。飭材浚廣舊渠。築陂絕江以灌其內。陂三百丈。渠  
廣二十丈。財用之幣餘而不侵。經費工取之傭雇。而不利夫  
丁一竹一木。厚酬其直。民樂爲市。咄嗟而辦。源浚流長。舳舻  
相接。氣聚風宜。漸復舊觀。是役也。肇於淳祐辛亥十月二十  
日。訖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見者咸惜其成之易也。三衢徐三  
錫寶董其事。頗有心計之助焉。或有倡爲浮議者曰。肝城歲

鍾連檣巨艦。順流而來。渠恐難受。殊不知網發必俟春夏積雨。巨漲。然後鼓而下。此邦亦然。若只常流。雖無此陂。亦固水行舟也。此一不足慮。或者又曰。溪潰而東。多歷年所。率爲筒車。以資灌溉。陂而絕之人。失此利。殊不知束薪囊沙。豈能涸流。今西港述陂。新陂綿亘倍此。而下流自若。此二不足慮。又曰。陂若之舟。必夾私販。若經岸下。必慮有檢梃。多爲謗議。殊不知前此郡務。亦布津欄。其越稅者。未嘗無禁。豈以陂而苛征。此三不足慮。又曰。東門長橋。民不病。若水復古道。或至衝啣。殊不知橋數十眼。受水甚寬。前此固聞屋裂於風矣。未聞址圯於水也。此四不足慮。所可慮者。閘歲淤久。竹折木腐。葺之勞費。莫繼耳。以今計之。錢僅一千緡。米僅二百石。若歲加葺。多則十之三四。少則十之一二。然以一郡之力。爲之耶。豈

亦有易事特在後之賢侯加之意爾。固俾前部後杜之歌。身  
美於南陽也。郡侯俾與輯議。頗刻諸堅珉。故不敢以膚淺辭。  
姑勉述其槩。併得以剖。或者之疑云。淳祐十一年季冬望日。  
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後儀趙與輯記。

鄒知丞近仁

鄒近仁字魯卿。饒州德興人。學於慈湖。仕未達。遽歿。慈湖爲  
墓銘云。某爲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  
某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  
道某與語。從容異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  
果覺。嘉慶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而疾作。仲夏  
癸卯。忽血手振衣而坐。召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汝輩  
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元祥以訃來。予哭於寢門之

內曾不憚修途至通名子意魯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子哭  
曾哭而拜子答拜言問既久留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曾  
請銘其父墓在龍田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從嘉州文學父諱  
孟登進士科初尉建德後隆興錄參魯卿質直不事文飾以  
孝聞惡衣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  
告以有過則欽衽謝服所當爲雖強禦弗畏以特恩爲靜江  
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嶧次曾銘曰孔子沒月至日  
至者久歿誰其嗣之孟入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  
有之魯卿嗣之

按林氏江西通志作名魯卿字季友號歸軒所著有歸軒  
集

宋修叔林

宋林字修叔。浙江金華人。師事陸伯微。見慈湖所爲宋母墓銘云。宋母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陸先生於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澹然脩潔。承事陸先生。冢子伯微亦言其澹然脩潔。修叔遽丁其母憂。既葬。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己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柳守宋子華之子沆字叔子。三十而寡。長子姓纔十有二次。林卽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姓年十有五六。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誨之曰。女父無恙時。講道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衆。每使學者熟問。論語學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



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帔請於舅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之從遊。大見稱許。後姓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姓字茂叔不幸早死。呂子約哭之爲慟云。修叔官階無可考。後居江西隆興。開禧三年冬。母疾終。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月。薨。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云。

### 孫進士誼

孫誼字子方。浙江慈谿人。楊文元公之壻也。學於公。旣成進士而歿。文元公以丈莫之曰。舅某茲致祖莫於故孫甥子方。吾甥始以夢中而覺。夢中已拱達旦。猶拱自是心明達於日用。舅剗餘礙喜甥之覺。妻甥以長女。每每講切。謂甥用力於仁。庶幾乎仁。何壽之促。雖有懷中玉力未續。續妻與子述。

而哭舅拘官問訃望哭既歸哭柩日月遄速今且莫甥老不  
可慟哭哀哉哀哉哀哉哀哉

傳正夫

傳正字正夫江西南城人傳通守夢泉之族子也學於楊文  
元公爲高第弟子嘗輯公議論經籍及訓誨弟子之言爲慈  
湖訓語今與魯汲古所錄詩語並見慈湖家記中多篤論如  
云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篇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一  
二章有子尚爲魯子所不可而况其徒手其所記亦有難盡  
信者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孔子曰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於首見識又不逮有子矣文元之卒  
正夫不遠千里以行述訪真西山於粵山之麓請爲墓誌西  
山題行述後以未能溪悉先生之道不敢爲誌而請爲墓表

又言行述者正夫所纂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正夫藏文元公所書孔壁孝經爲公平生得意之筆。西山亦爲之題跋云。

黃壁林應龍

李子愿恭伯柏純父劉林應之附見

黃應龍南城縣人。師事傳琴山先生。學行甚高。著述亦富。登淳祐元年辛丑科徐儼孫榜進士第。歷仕官階未詳。學者稱爲壁林先生。明天啟間。禮部主事梁維樞兼管內閣典籍。因編輯內閣書目。中有黃壁林先生文集十四卷。注謂宋嘉熙間黃應龍著。黃爲傳琴山弟子云。

壁林嘗爲陸子年譜跋。謂文安陸夫子沒。門人高弟日遠。而年譜猶缺。友人李子愿恭伯始京。棠歷年相與討繹。稍備。然未敢定。浮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傳魯潭學者柏純父游。

聞泉山語。恨其得詳。見是欣然。悅亟請傳於來世。愚謂時多尚談說。而文安教人。務在樸實。自求故希。專門者或且隨聲是非。盡徐待其定應之對曰。人心大同。若此。及觀是編。可百世俟聖人而不惑。遂遺其論。反復參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其美志。豪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名林。其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後。寶祐四年丙辰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拜手敬跋。

葉貢士祐之

宋儒學案本傳

葉祐之字元吉。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於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子絕四碑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

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風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元吉樞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鵲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煖熱天牕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鑑澄光萬里清

元吉父母俱賢慈湖誌其妣張氏墓云張氏諱景昭故將作監丞允恭之女孝敬明悟嘗親書史事親有孝友之稱歸司農寺簿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悅湖海羣冠仲謨每有韜畧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輿論謂善孺人以夫家司計者倜儻廣費孺人長慮亟出玩服

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田遂爲祭祀  
伏臘之需二女擇配甚嚴或以爲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  
了齋陳公爲壻不可使俗子壞其素風士之有學願壻者今  
諸子與之遊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爲戒  
故元吉曰祐之由是不敢苟事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  
吉來訪報禮甚恭元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爲喜聞聲而大  
警悟孺人雖喜而未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  
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  
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  
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云

曾定遠燭

宋儒學案本傳

曾。熒。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已。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  
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已。其。流。行。發。  
見。精。粗。畢。備。厥。功。益。大。然。定。遠。之。意。欲。學。者。於。良。知。良。能。苗。  
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  
卽。道。也。定。遠。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斷。  
喪。燠。燠。利。欲。之。塗。須。體。察。於。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  
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  
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日。用。豈。無。膠。擾。膠。擾。乃。變。化。卽。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  
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邪。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  
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定。遠。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  
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

必有事焉。初非臆意料想之謂也。

曾定遠初刻慈湖已易時。趙家宰元道方以承事知吉水縣。承事因題定遠所刻已易云。先生挈古聖所指詔學者。遂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誠事先生舊矣。負丞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誠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善備具。思與朋友共。將刊諸版。俾彥誠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餘見彥誠本傳。定遠自記已易云。先生已易。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矧得其本。因謁知丞相公。是正之。鋟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爲轉致諸先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迨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說。自孟氏沒。更秦歷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



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橫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已。其流行發見。精華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潛而反復之。於其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理。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嘉定戊辰十月甲子。廬陵曾燭謹書。

趙彖宰元道又題孔子閒居解云。曾定遠旣刊先生已易又刊所解孔子閒居。閒居。其聖人之言。伊洛諸賢未普及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不肖者不及賢者。又過之。中庸庸常也。弃日用平常而起乎意說。吾不知之矣。嘉定元年十月六日彥誠敬書。

定遠自題所刻孔子閒居解云。燭頃侍教於知丞趙公。嘗言楊先生昔著孔子閒居解。燭請之而未獲。近乃寄示。誠足以

開後學因錄本以傳之。夫孔子之言見於六經論孟者人所尊信。惟辭出傳記者。雖載聖所傳。人猶未之盡信。惟大學中庸先儒所推尊。故學者講誦至若孔子閒居。昔賢未嘗留意。今先生首發明而誨解之。得非謂五至三無皆人良知良能。苗裔發見於心端。誠可體察而用力者歟。彼坐談高遠而不隱諸內心者。可以自省矣。嘉靖戊辰十一月甲子。學生廬陵曾熠謹書。

張渭叔渭弟清叔汾

張渭字渭叔。初事呂寺丞祖儉。後與弟汾並師事慈湖。渭早年慈湖銘其墓云。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也。韓侂冑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偽學。舉子文字由是大變。不敢爲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偽學之尤者。而渭

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振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即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益頓有覺焉後移書曩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喜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戶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爲論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兄之子維甚宴安焉親故洪雨若之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衆人咸以爲難焉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泉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五月戊戌葬於

其鄉之董煥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人心虛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孫明仲

宋儒學案本傳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明仲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事如此如此者閱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領異某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辛苦則甚矣而心實未嘗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王子庸

宋儒學案本傳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于庸問學自謂有疑慈湖

告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耀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卽意卽疑。何思何慮。緩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黃氏宗義曰：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於聖賢乎。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四明志云：舒氏門人有李元白者。

字三江慶元奉化人仕爲國子博士初從蔡文懿又傳廣平詩學歸教其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子伯誨伯森皆舉世科門人黃應春杜夢觀安劉王良其傑然者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邵夢其汪行簡戴泳皆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又袁黎齋門人有朱元龍者先事呂東萊後事黎齋又有胡謙字牧之弟誼字正之奉化人並師事黎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謙別號東齋著易說易林誼別號觀省佚翁著觀省雜書三十卷尚書釋疑十卷沈氏門人有竺大年字耕道亦奉化人性行嚴重長於說禮家法整肅鄉人皆化之爲端憲公高第弟子所著有禮記訂義等書楊琪銘其墓按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順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祖厲之習變而爲儒雅

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願之意亦淺鮮矣。而  
豈知追原學脉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  
又有呂人龍者。淳安人。受學於錢時。爲世所稱。有洪楊祖者。  
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舒津字通叟者。奉化人。文靖公從孫。  
讀書績學。期至古人。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  
江。蒞事勤敏。雅志澹如。嘗博采傳記。著續策求尚書解。春秋  
集註。十七史綱目。從弟許字平叟。清苦獨立。景定元年入太  
學。講明正學。雖寒暑弗懈。著易釋二十卷。繫解釋三卷。讀史  
隨筆五卷。心書六卷。一門經學。人謂侍文靖公之傳。又有李  
洧。孫字甫山者。寧海人。師事舒津。登宋甲戌進士第。受迪功  
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授。  
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爲霖峯先生。當時楊袁舒沈之學。東

浙學者家傳而戶誦也。今姑錄其可考者附門人之後焉。  
又有史守之者。字子仁。史氏家傳云。丞相浩之孫。以祖蔭官  
朝奉大夫。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賜緋。退居月湖之松島。  
時彌遠方貴盛。而守之心非其叔父所爲。著昇聞錄以寓規  
諫。彌遠每有所爲。必曰。十二郎莫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  
賜之。又清河書畫舫云。守之築別墅于甬東。名鴻禧府。延慈  
湖繁齋講學其中。嘉定間起倅嘉禾。不就。所著有世學二十  
四卷。潛虛解。心易子。卑卿。字景伯。尚郡主知嵎縣。有仁赫。又  
有孫枝。字吉甫。者。鄞人。成化寧波府志云。枝父允。受業于沈  
端憲公之父。越州簽書判官銖。故枝少卽從端憲遊。嘗問學  
于朱子著尚書解十三篇。袁正憲公見而嘆曰。初謂子善爲  
文。不意造理乃爾。嘉定間與長子起子同登袁甫榜進士。枝



卓邁有智略。自秦隴荆襄達于淮海。凡邊事軍謀。無不練達。淮帥延至幕下。杖以祿不逮親。辭不就。起于累官。大常少卿。有清廉聲。次子願賢。紹定五年進士。累官工部侍郎。又有黃應春。字元英。號西軒者。奉化人。成化寧波府志云。應春受業于李元白。嘉熙二年進士。遊臨安。四方之士翕然宗之。內翰應傑。左史黃自然。以其所著詩說。繳進。送監看詳。除國子錄。累官朝散郎。知處州廣平門人。以應春爲最云。又有王文貫。字貫道者。鄞人。寧波府志云。文貫中寶慶二年進士。嘗從舒文靖公遊。得其詩學之傳。時甬東以詩著者。余太學端臣。以慶源輔氏爲宗。文貫亦受業焉。教授真州。除宗學諭。弟宗道。嘉定元年進士。于詩亦有論著。

朱擇善薛正成

朱擇善名未詳湖州烏程人丞相勝非之孫也師袁正獻公擇善嘗往訪吳文忠公德秀於閩德秀送以序云自余歸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於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公之孫且嘗遊於紫齊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過者夫然後知其爲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於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爲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去道遠焉今而難之是于進德之機也雖然子嘗聞之君子蓋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

三者不容有一闕也。夫學之治心者。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病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爲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心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盡亦威勵奮發如去蝨。賊如殄寇。譬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爲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予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

蹈者也。斯言也。豈獨以勵吾子。蓋因以自勵云。又有薛王成者。名未詳。永嘉人也。嘗學於楊文元公。著述甚富。子璩字叔容。能繼其學。著述亦富。淳熙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史館劉克莊謝子強上其所著書入元。不仕。林霏山景熙作二薛先生文集序云。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丞。給事受業程門。爲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聞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王成公。學於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猶程門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不爲鬼蜮禽獸。吾道力也。又以弓冶授其子叔容。公志弘力毅。負荷千年。念聖遠言湮。爲孔子集語二十卷。念國內外治疎。爲采薇天保末議二卷。念伊傅周

陽子學記  
名之業不復見。隨世寒淺不能登其主於三代爲宅揆成鑑  
二十二卷薦紳刻進上經一覽藏之秘府以詔厥來會兵興  
君亮區區收拾於烟埃零落之餘兩世遺文其僅存者泰山  
毫芒而已水心嘗曰爲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爲文而  
不問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哉統  
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君亮早自矜飭懼不克紹以貽  
斯文蓋況當升降絕續之會世方仇學而欲壽其世學者力  
益難心益苦君亮勉之立言垂世仁也繼志述事孝也仁且  
孝聚於薛氏祖子孫三世嘻公亦重可敬夫

曹叔達夙

曹夙字叔達餘干人。慈湖令樂平時叔達往謁見於縣庠聞  
其提唱晝夜思之至忘寢食凡十有四五日而忽覺與樂平

舒益裕甫。齊名慈湖。歿之未仕而沒。慈湖以大其之曰。哀哉。痛哉。叔達。叔達。哀哉。哀哉。叔達。篤志於道。晝忘食。夜忘寢。踰決旬而忽覺。二千年來覺者。甚無幾比。覺者。雖滌衆而每思念吾黨之士。叔達未嘗不在懷想中。比裕甫遠來。卽訪動靜。裕甫莫之知。適通史使君書崇儒重道。某傳言裕甫叔達之洞達。使君報紙曰。叔達物故矣。哀哉。痛哉。哀哉。痛哉。老不能慟。望哭微遣斯奠。哀哉。哀哉。

知貢士夢遇

鄒夢遇。樂平人。以詞賦舉鄉貢進士。慈湖來爲令。師事之。未得第而卒。慈湖題其墓碣云。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

通之自是益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  
厥明再語而頓覺未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叔達留縣  
庠盡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威哉自孔子殁  
學者率陷溺於文詞論議喪其本靈而事口說寥寥二千載  
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魯卿  
之子魯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威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  
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  
弛張闢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燦然以列  
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  
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其舅謂元祥色溫言  
約神定氣和喜愠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

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乃爾久欲來見嘉定四年春赴禮  
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略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良壽自  
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齊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疎兮鳥鳴關  
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還中堂與  
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哭於燕堂遣奠臘月其子  
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葬有日請誌其墓銘之  
曰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唯不動乎意不昏  
其本靈

樂平自元祥從邑宰楊公遊其叔祖魯鄉總之自是邑之學  
者靡然向化並爲陸子之學先後覺悟者甚衆其尤著名見  
林氏江西通志者有舒孟字裕甫洪簡字子葵以蔭補官知  
茶陵縣曹正字性之官永興尉學有自得寂靜弗忘酬應非



授方博字成太誠確正直吳垣字仲和馬樸字季文以經學薦授廣昌主簿子燮字敬叔猶子應之字定翁王琦字表文以文薦補學博余元發字永之以詞賦薦玉晉老子子康以蔭入仕篤志於道皆楊公弟子云

鍾國餘宏

西江人物志

鍾宏字子虛樂平人從邑宰楊簡游大見器重登嘉定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甫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屬入爲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推皆不起

桂待制萬榮

寧波府舊志本傳

桂萬榮字夢協。慈谿人。楊文元公弟子。慶元二年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一裁以剛介。御民以慈。秩滿。民爲乞留。子弟獲其訓迪者。取爲不善。嘉定戊辰。調建康推官。時相史彌遠欲招致之。萬榮固辭。尋差主管戶部架閣。明年除太學。輪針奏絕虜選將二事。一以義斷。除武學博士。每除宗學。橫經上方。嚮用力求補外。通判平江。時守朱在政。嚴刻以鹽課拘繫甚衆。萬榮具書告在不從。於是挾行牀與所拘人同寢。在槐卽委縱遣。陞守南康。御悍軍省浮費。察奸吏。民聿其利。三疏丐祠。進直秘閣。遷尚書郎。特奏二劄。上嘉之。因請老。除寶章閣待制。奉祠崇禧宮。嘗築室東山之麓。號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取古人資於折獄者爲棠陰比事。行於世。從子錫孫紹定五年進士。精於春秋。累官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紹其家

學慈湖書有遺桂夢協一則云夢協謂心之精神是謂聖此  
聖人之言何敢不信但學者所造有淺深某謂道無淺深先  
聖曰改而止謂改過即止無庸他求精神虛明安有過失意  
動過生要道在不動乎意爾

陳文定公宗禮

宋史本傳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  
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爲國子正遷太學  
博士國子監丞轉秘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循軌帝以  
星變爲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  
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  
之兼考功郎兼國史實錄院校勘兼景獻府教授升著作郎

遂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詐宗禮歎曰  
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但爲倉庫府庫之  
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  
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  
但旁蹊曲選類一濁拜太常少卿以直質謨開廣東提點  
刑獄進直煥章閣遷秘書監以監察御史虞慶言追兩官送  
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龍圖閣淮西轉運判官遷  
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慶宗即位兼侍講拜殿  
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  
右之言利者必斥一蹊隧之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  
舉動無微不顯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  
中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

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通國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先。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還禮部侍郎。尋權禮部尚書。乞奉祠。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爲也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待次差遣。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警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官。遺表上。贈開府儀同三司。肝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壽懷斐葉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按文定公。江西建昌之南豐人。宋史本傳。失載籍貫。今補。

入文定公入對。每以謹念慮之微。嚴義利之辨爲主。蓋陸子之教。至文定而一光。當時盡用其言。則宋祚猶可少延。而惜乎愠于羣小。進退無恆也。

### 文樞密及翁

文及翁字未詳。宋史未立傳。惟四明舊志稱爲德祐時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平生讀書以求心名。其齊篤好慈湖之學。于其片言隻字。收拾殆盡。咸淳間。制置使劉黻請於朝。即楊文元公宅爲慈湖書院。在慈谿縣東北五十步。屬及翁爲之記。其畧曰。慈湖先生昔在太學。肄業循理齋。足不逾閭者累年。一日冠帶揖謝同舍郎曰。某悟道安坐。返觀忽然。見天地萬物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貫通。疑象與理未融一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不必言象。不必言

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此是先生知至之始  
事也。又觀象山陸文安公發本心之間舉扇訟是非以對忽  
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守永嘉日謁先聖。又謂自幼而學長而始覺此心澄然虛明。  
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此先生知終之終事也。  
先生忠信篤敬。發言必由忠信而有証。其註孝經述易解春  
秋纂先聖大訓。條治務最急者六次。急者八遺文訓語。皆先  
生精神流動。先生家于四明之慈湖。詠春諸詩有浴沂詠歸。  
灑然出塵意。花香竹影。山色水光。鶯吟鶴舞。皆道妙之形著。  
今王牒侍讀文昌劉公嘗執筆于太史氏。爲先生作傳。及開  
闢府于四明。奏請于朝。乞爲先生賞延于世。即先生舊宅創  
書院于慈湖之濱。規模軒豁。衿佩鏘鳴。相其役者。縣宰王君

愉提管陳君允平。噫。俗流失學士大夫道。習白紛。設不知。爲何物。驅血氣而角功名。決性命而養富貴。喪精神以失慮。靈者。摠摠也。藏山之卷。九千插架之軸。三萬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亦祇以釣聲譽。梯利祿膏唇吻。飾簡牘而已矣。出入口耳之學。各是其是。互以心學爲非。至有疵先生之學爲禪學者。何異衆人皆醉。反執獨醒者以爲狂。此先生之所以太息復太息也。書院有規。原稍有籍。春秋之法。常事不書。敢書其大者。以驗同志。咸淳九年良月吉日記。

按文昌劉公制置使劉敞也。作書院見宋史。敞本傳。寧波府志云。書院歲久頽圯。嘉靖間其裔孫楊淡修葺之。淡于書院之西數十步。又作小樓三楹。制甚朴陋。扁曰鳩居樓。前爲園八九畝。而獲常數十畝之殖。歲有餘饗焉。淡蓋自



食其力。無求于人者。故勤而勞。約而不困。儉而能施。樂而有常。其滿林桑菽。有五柳之餘風。故人皆稱爲不詩酒之陶元亮云。

馬莊敏公先祖

宋史本傳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其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充督視行府叅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督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

言劉漢弼言罷。後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維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倚門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太

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課悉罷減。于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博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爲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贊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稟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

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待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拜叅知政事。五年。大知樞密院事。兼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復繳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朝廷以之爲京尹。則剗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按莊敏從學於袁正肅。得正肅經濟之實學。所至有政聲。是時其文忠與正肅二公繼朱陸二先生之後。並稱理學名臣。故莊敏兼師文忠。至元修宋史。凡兼事朱陸二先生者。止稱朱不稱陸。其再傳弟子亦然。蓋當時以朱註取士。

天下人止知有朱並諱言陸而莊敏此傳亦止稱師其文忠也。莊敏號裕齋。其總領淮東兵馬錢糧時。刻正肅文集於錄院。見正肅子從所爲文集題跋。今附於後。

正肅公有蒙齋集。子從題其後云。先君子正肅公文集四十卷。門人裕齋馬公刊于淮東錄所矣。片言隻字。散落尚多。友朋相與彙集。得十六卷。爲續集。其奏議駁疏爲前本所未出者。今併刻之。家傳國史附焉。追惟先德。九原不可作。名節在朝廷。政教在郡國。道學在士夫。不肖孤何足以知之。姑識歲月於卷末云。咸淳甲戌十月。男朝奉郎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借紫從孫平敬啓。

陸子學譜卷之十八

陸川龐 嶼校

私淑上

孟子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自以爲私淑孔子。則凡  
紹述儒先之學。未踰五世者。皆得以私淑名之矣。宋元  
更化之際。儒學廢缺。趙江漢復被俘。始以朱子之書教  
於北方。實許師焉。朝廷因以其書取士。利祿之誘。士爭  
趨之。於是陸子之學稍衰。然陳靜明先生獨以陸學教  
於江東。吳文正公一代大儒。始宗朱學。晚亦悔而從陸。  
其及門弟子。名人甚衆。道德勲名。甲於海內。佗若鄭師

山趙東山諸君子亦推崇陸學甚力。則心理之同不容昧也。今考其年時未遠於五世者。錄爲私淑二卷。俾學者知陸子之教久而益光云。

吳文正公澄

孫參政官

元史本傳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騰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

聞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卽學。日聽講論。錄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旣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卽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



業日次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滿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英宗即位。起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

上爲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爲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証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恭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還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有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

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官。顧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安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

其寧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千古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  
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  
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  
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  
里。踰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  
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力破傳註穿鑿。以  
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  
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  
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元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  
書初學記告身屋數問。范太通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  
廬先生。天歷三年。朝以監書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  
候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陸卒年八十五。

贈江西行省左丞相。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長子文公。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序傳。

按元史。撰於明初。總其事者。爲宋文憲王忠文二公。其論議本於金華四先生。故吳文正公此傳。引用公元亨利貞之說。意在於尊宋。其實此特弱冠之說。不足以定文正公之學。必如晚年所作尊德性道問學齊記。乃足窺公所學之歸宿。確在於陸子。而鑽研文義之學。則皆公所深悔。謂爲墮此窠臼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者也。

元史吳當本傳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當幼承祖訓。以穎悟篤實稱。長精通經史。百家言。侍其祖至京。補國子生。久之。澄既捐館。四方學

子從澄進者。悉就當卒業焉。至正五年。以父文廢。授萬德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勤講解。嚴肄習。諸生皆樂從之。會詔修遼金宋三史。當預編纂。書成。除翰林修撰。七年。遷國子博士。明年。陞監丞。十年。陞司業。明年。遷翰林待制。又明年。改禮部員外郎。十三年。擢監察御史。尋復爲國子司業。明年。遷禮部郎中。又明年。除翰林直學士。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特詔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偕江西行參政火你赤。兵部尚書黃昭。招捕江西諸郡。使宣行事。當以朝廷兵力。不給。既受命。至江南。即召募民兵。由剡入閩。至江西境。建昌界。招安新城孫塔。孫珍。李三。道路既通。乃進攻南豐。渠兇鄒天瑞遁。鄒原自刎死。十六年。調檢校章德。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

剿殺首寇胡志學。遣兵復崇仁。宜黃。於是建撫兩郡悉定。是時參知政事朵歹總兵撫建。積年無功。因忌當屢捷。功在已上。又以為南人不宜總兵。則構為飛語。謂當與黃昭皆與寇通。有旨解二人兵權。除當撫州路總管。昭臨江路總管。並徙德平章。火你赤軍。火你赤殺當從事官范淳及章迪。將士皆憤怒不平。當諭之曰。上命不可違也。而火你赤又上章言二人者難任牧民。尋有旨當與昭皆罷。總管除名。十八年。火你赤自瑞州還龍興。當昭皆隨不敢去。先是當與昭平賊功狀。自廣東由海來達京師。而朵歹火你赤等公牋乃先至。故朝廷責當昭皆左遷。及得當昭功狀。乃始知其誣。詔拜當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昭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命未下而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火你赤棄城遁。當乃戴黃冠。着道士

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所著書有周禮纂言及學業。

### 文正公論學文字附

文正公嘗作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云。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學士靡宗。誰復知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騁。而自不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



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說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振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訕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若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施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

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吾遊。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意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德性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

喻亦味於中庸首篇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先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僞學者。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又嘗爲象山先生語錄序云。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表。所錄不無淺淺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所錄。澄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楊敬仲門人陳垣當鉅坂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於家。樂順携至。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得智愚。

賢不肖無豐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橫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今日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衆比也。果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又嘗爲仙城本心樓記云。龍虎山形勢之奇秀。莫可與儔。自宜爲神君仙子之所棲止。其後岡名衆山。金谿陸先生亦嘗構室而講道焉。至今使人尋慕而不忘。上清道士劉立中致和生長儒家。寄跡老氏法。好尚迥與衆異。擇地於龍虎山之仙城。築宮以祠老子。若仙巖若臺山。若琵琶。左右前後森列。

聯合一覽在目。而象山直其東。乃相西偏。作樓三間。以面之。  
樓藏書數百卷。扁之曰本心。焚香讀書其間。儼然如時文安。  
在前也。致和東京師語其事。且請記。子歎曰。致和之見。固及  
此乎。夫人之生也。以天地之氣。凝聚而有形。以天地之理。付  
畀之而有性。心也者。形之主宰。性之邪邪也。此一心也。自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  
心。豈有外心而求道者哉。而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  
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心之體在是  
矣。操舍存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  
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  
者。未可與言。而言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之  
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言曰。仁人心也。放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奪也。嗚呼！至矣。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里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子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扁求哉。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即此而是以心而學，非特陸子爲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以逮周邵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獨指陸子之學爲本心之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於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

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致和朝  
於斯夕於斯。身在一樓之中心。在一身之中。一日豁然有悟。  
超然有得。此心即陸子之心也。此道即聖人之道也。夫如是。  
則龍虎山之奇秀。又但以老子之宮而名天下哉。

又嘗作送陳洪範序云。金谿陳洪範。家在石門。繇其家而臨  
川。臨川而崇仁。崇仁而樂安之南。走三百餘里。即子之所止。  
而見焉。問所以來之意。則出一巨表。有諸君子贈言。予觀之。  
嘆曰。古人所務者內。所圖者實。今乃務外而圖虛。何也。子之  
年方壯。質甚美。宜及時而勉學。以成身。以悅親。苟如是。朋友  
稱之。黨里敬之。長老喜之。子弟效之。推其餘。又可以如世俗  
之人。之取爵祿。顧不此之爲。而爲今之行。子計左矣。且子之  
鄉。陸子之鄉也。陸子何如人哉。亦嘗頗聞其遺風乎。夫朱子

之教人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爲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所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於今學者。猶或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爲子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不懈不輟。玩繹其文。探索其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於心。誠之於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教也。然則其義安在。外貌必莊。中心必一。不如是。不可以讀書講學。又豈能真知實踐也哉。子亟歸而求之。舍是。子無以贈子矣。他日再來。子將觀子之進與否。

又嘗爲王學心說云。夫學亦多術矣。詞章記誦。華學也。非實



學也。政事功業外學也。非內學也。知必其知行必力行實矣。內矣。然。知其所知。孰統會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無所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人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至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臨川黃公。君字其學者。王敏求曰。學心。故爲誦予之所聞。

以下吳氏弟子門人

虞文靖公集

兄采

元史本傳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黻。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玟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貢國尉。宋亡。偕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杲。魯淵。歐陽元。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成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攸曰。南嶽真人來見。旣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卽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携。

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  
外傳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  
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  
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  
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  
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  
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逸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  
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  
內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  
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  
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  
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

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性情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卽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欲撤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大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儀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館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擬以資格授選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

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遊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學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章。藝備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頌。罷會宴。駕不及用。英宗即位。拜住爲相。頗起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

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中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  
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  
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  
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宏遠非一人  
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  
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  
故所取每稱得人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  
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  
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  
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  
時務者猶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  
乃成一篇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

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於。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

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贖成而不可爲矣事寢其後  
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次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  
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吳越者歲久湮沒乞一郡自  
饒帝曰商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耳除臺重開侍書學士時  
閩中大飢民枕藉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孑遺者帝問集何以  
拯聞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  
謫興焉不幸大苗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  
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  
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域郭修閭里恤溝洫限畝節徭征歛招  
其傷殘老弱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歛  
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  
至者均齊方一載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



矣。帝稱善。因遣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獻諸事，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時宗藩廢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間。無益時政。且銷城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年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僉員疎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選，生而知之，辰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

責也。其勿復辭。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問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聚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聞見。可助撰錄。庶幾是書早成。帝以旨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爲之。旣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

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宏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冊成。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悵悵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變傳旨二人者。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具葉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

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即請易藥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論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說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遠謫終不爲動。先人吳伯延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延游其間。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終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麝脯求集。畧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安祿帖穆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名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安祿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

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詔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忽在諷集遠去而已伯璉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名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勅即家撰文褒錫勲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集年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榮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承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

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數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譴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貨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華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東修羔雁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集雖學博洽而究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以

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禁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蔡同開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子四人。安民以蔭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鄉者。

虞采字孟受。文靖公兄也。弱冠與文靖同師事吳文正公澄。文正公爲之字辭云。著雍困敦。相月六亥。虞氏二子。外突而成。既加元服。乃敬其名。字采曰受。字集曰生。采也。維孟集也。維伯愛加爾字。用勗爾德。孰采孰受。忠信於禮。孰集孰生。道義於氣。禮喻夫采。受者其本。如繪之初。質以素粉。義在夫集。生者其效。如芸之熟。苗以長茂。予告汝采。自誠而明。行有餘。

力一貫粗精。予告汝。集自明而誠。及其成功。四體充盈。念念一實。表裡無僞。言動威儀。浸浸可備。事事一是。俯仰無忤。威大周流。進退罔覺。集匪詞華。采匪辯博。希聖希賢。承爾家學。相門有嗣。禮義有傳。是究是圖。毋忝爾先。蓋文正公所以期望二子者遠矣。孟受仕爲某縣丞。以運糧艘赴京師。至江淮間。風壞艘。坐累卒於京。文靖公經紀其後。竭產救之。乃得竣。孟受二子曰。豐曰登。並有學行。吳文正公亦爲之字說。以訓之。字豐曰與京。字登曰與齊。

### 虞別駕蔡

#### 元史本傳

虞蔡。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廉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



從禁獨不署殺人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寬有巫至其  
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  
告者禁皆赴掠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  
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  
逃禁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  
鞠之無敢施禁者禁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  
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  
視曰君自為之禁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  
為政若此祇滿除毒魚縣尹禁已卒禁幼時嘗讀柳子厚非  
國語以為國語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  
人已歎其有識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乃其家學故尤  
善讀吳澄所解諸經義輒得其旨趣所在澄亟稱之兄集接

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嘗以爲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於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寡矣。榮不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爲人方正有如此。雖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

按仲常早歲聞吳文正公道德之懿。明本心。辨義利。自號曰貞白。故歷官所至。嚙然不滓。有貞白文榮若干卷。行於世。其名與文靖公相亞。以先卒故。稍不逮。然皇慶二年。叔常赴選。吳文正公作序送之。以比蘇子由。其序文云。文者士之一技耳。然其高下與世運相爲盛衰。其能之者非天之所與。不可得其關係亦重矣哉。東漢至於中唐。六百餘年。日以衰敝。韓柳二氏者出。而文始華。季唐至於中宋。二

百餘年。入日以衰。故歐陽王曾三氏者出。而文始復。噫。何其難也。同時眉山乃有三蘇氏者。萃於一家。噫。何其盛也。三蘇氏以來。且二百年矣。眉之別爲陵。陵之虞。先世以文士立武功。致位宰相。數世之後。有孫子及寓江之南。其文清以醇。有子曰集。曰槃。一家能文者三。而二子表表乎時衆之上。幾若眉之三蘇然。噫。又何其盛也。子及再爲大郡教官。倦遊而家居。伯子集。國子助教。遷國子博士。久處京師。其文也。人固見之。其名也。人固聞之矣。叔子槃。由書院長赴吏部選。其文也。或未之見。其名也。或未之聞也。子由之文。如子瞻而名可與兄齊者也。昔二蘇之齊名也。歐陽公實獎拔之。今在朝。豈無歐陽公其人與。槃此行也。必受知焉。兄既顯名於前。弟復顯名於今。虞之兄弟。有名於子

及猶蘇之兄弟無忝於明允也。蓋其期望而稱道之者如此。而惜乎其不永年耳。虞氏兄弟可謂有光於文正公之學矣。

又按仲常與兄文靖公並以文名世。而貞白素不傳。今止錄文靖公文二首於後。其送李擴序云。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

以折之外。履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振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小者近者。而不教之大者遠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啟夫

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  
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辨疑  
答問爲蹴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厭爲爲涵養德性。謂淡  
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漢護其短。外以聾瞽  
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  
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  
來爲監官也。是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  
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  
也。辨傳註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  
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  
知經綸之本。禮樂制造之具。刑政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  
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

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遠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翻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舉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

不合於許氏之學。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爲陸子  
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之所  
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  
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之  
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  
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  
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  
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橫事吳先生最久。先生  
之書皆得校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受古文。故於僕尤親。  
近。去年以國子生學。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  
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  
益得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畧敘所



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有所感而興起矣。

又嘗爲思學齋記云。子始識臨江杜伯原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間從之遊。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往往得之。世外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而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壹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註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子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子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求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明年去。免喪省墓。吳

中將涉浙踰嶠以成其約。會有召命不果。又四年。景仁來京師。每以思學之記爲說。予曰。原甫高邁絕俗。又能閒居山林。無世事之奪。其所就殆必過人遠矣。予何足以言。予苟言之。人之所知耳。所不知固不可言也。他日受說於原甫。而執筆焉。尚未晚也。景仁曰。不可。必有以復於原甫者。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人倫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所以至。則必思焉。且何以知聖人哉。於其言行而已矣。言

其言也行其行也。然而反諸心而有未盡。行諸已而有弗得。是以有思。因非茫然無所主而妄馳者也。彼其由之而弗之察。違之而不覺。反憧憧往來於客氣之威。何其多哉。乃有爲之說者。反欲絕去倫理。措心如牆壁。以待夫忽然而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反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噫。學固原於思。而善思者必有所受矣。今夫有事於思者。如火之始然。而烟鬱之。泉之始達。而泥汨之。草木始生。土石必軋之。逮其發也。蓋亦已艱矣。故非高明之資。未易遽徹也。而況思非其道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照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至而化。有非在我者。

豈不盛哉。請以是質諸原甫。或有取則。因以爲記。

按文靖公道國學古錄。文章爲有元第一人。比於唐之有韓宋之有歐。蓋彙傑之士。獨爲一代宗上者也。其文無體不備。獨錄此二篇者。設送李權序。則知朱陸二派之所以分。今而未始不合也。讀思學齋記。則知陸子之學。卑不溺於訓詁。高不墮於空虛。足與吳文正公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互相發明。而文靖公所見之明。所據之實。與所造之廣大而精緻。所以卓然爲一代斯文之宗者。亦於是而可知矣。

元文敏公明善

元史本傳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

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穎悟絕出。讀書過目輒記。諸經皆有師法。而尤深於春秋。弱冠游吳中。已名能文章。浙東使者薦爲安豐建寧兩學正。辟祿行樞密院。時董士選僉院事。待之若賓友。不敢以曹屬御之。及董士選陞江西左丞。又辟爲省祿。會贛州賊劉貴反。明善從士選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明善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一日將佐白宜多戮俘獲。及尸一切死者。以張軍聲。明善固爭。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小醜陸梁。殘其渠魁可爾。民何辜焉。既又得賊所書贛吉民丁十萬於籍者。有司喜欲滋蔓爲利。明善請火其籍。以滅跡。二郡遂安。陞祿南行臺。未幾。授樞密院照磨。轉中書左曹祿。祿曹無留事。始明善在江西時。朱力具省參政。明善有馬駿而瘠。瑄假爲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至米三十斛。酬其直。

後瑄敗江浙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酬馬直明善坐免久之有辨白其事者乃復牒省曹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與修成宗順宗實錄陞翰林直學士詔館尚書經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明善舉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文陞同譯潤許之書成每奏一篇帝必稱善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開也興聖太后既受尊號廷臣請因肆赦明善曰數赦非善人之福宥過可也奉旨出賑山東河南飢時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民餓馬斃而官無文書賑貸明善以鈔萬二千錠分給之曰擅命獲罪所不辭也還修武宗實錄又陞翰林侍講學士預議科舉服色等事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改禮部尚書

正孔氏宗法以宣聖五十五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罷參議中書省事。旋復入翰林爲侍讀。歲中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又召入集賢爲侍讀。議廣廟制。陞翰林學士。修仁宗實錄。英宗親祿大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春遇之隆。當時莫並焉。至治二年卒於位。泰定間贈資善大夫。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曰文敏。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爾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

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則  
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一席出索中肴酌酒  
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  
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  
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  
將爲復初摧折今爲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酹  
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二  
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其人吳全節與明善  
文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  
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  
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  
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就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



文益情當明善大旨乃驥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  
善之言告之明善一子臨終受峽州路同知早卒

按復初受學見吳文正公本傳集中往復問答甚多

董忠宣公士選

### 元史本傳

士選字舜卿文炳次子也幼從文炳居兵間盡治武事夜讀  
書不輟文炳總師與宋兵戰金山士選戰甚力大敗之追至  
海而還及降張瑄等丞相伯顏臨陣觀之壯其驍勇遣使問  
之始知爲文炳子奏功佩金符爲管軍總管戰數有功宋降  
從文炳入宋宮取宋主降表及收其文書圖籍靜重識大體  
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宋平班師詔置侍衛親軍諸衛以士  
選爲前衛指揮使號令明正得士大夫心未幾以其職讓其

弟士秀。帝嘉其意。命士秀將前衛。而以士選同僉行樞密院。事於湖廣。久之。召還。宗王乃顏叛。帝親征。召士選至。行在與李勞山同將漢人諸軍以禦之。乃顏飛矢及乘輿。前。士選等出步卒橫擊之。其衆敗走。緩急進退有禮。帝甚善之。桑哥事敗。帝求直士用之。以易其弊。於是召士選論議政事。以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徹理往鎮浙西。聽辟舉僚屬。至部察病民。事悉以帝意除之。民大悅。有聚斂之臣爲奸利。事發得罪。且死。詐言所造船商海外未至。請留以待之。士選曰。海商至則捕錄之。不至則無如之何。不係斯人之存亡也。苟此人幸存。則無以謝天下。遂寬其罪。浙多湖泊。廣蓄泄以藝水旱。率爲豪民占。以種藝水蕪所居積。故數有水旱。士選與徹里力開復之。成宗即位。僉行樞密院於建康。未幾拜江西行省左丞。

贛州盜劉六十僞立名號聚衆至萬餘。朝廷遣兵討之。主將觀望退縮。不肯戰。守吏又因以擾良民。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衆欣然託之。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史李震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衆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縣。去賊巢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請自效。不數日。遂擒賊魁。散餘衆歸農。軍中獲賊所爲文書。旁近郡縣富人姓名具在。震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相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破

賊事廷議深歎其知體而不知伐。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廉  
威素著。不嚴而肅。凜然有大臣風。入會稽密院事。俄拜御史  
中丞。前中丞崔彥。或以任風紀善。餘旋以就事功。既卒。不忽木。  
以平章軍國重事繼之。方正持大體。天下望之。而已多病。遂  
以屬之士選風采明俊。中外竦然。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出  
師征八百媳。歸國。遠冒烟瘴。及至。未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驅民轉粟餉軍。路谷之間。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  
八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  
外強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興此役。  
則無功可見。且後世帝入其言。用兵愈甚。堅故無敢諫者。士  
選率同列言之。帝深殿中舉。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今劉深  
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吏諭之。

謝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  
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遂猶明辨不已。侍從皆爲之  
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遂曰。以言受罪。臣之所當。他  
日以不言罪。臣死何益。帝麾之起。左右擁之以出。未數月。  
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  
旌直言。始爲罷兵。誅劉深等。世祖嘗呼文炳曰。董大哥。故帝  
以二哥呼士遂。久之。出爲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行省平章。  
政事。又遷陝西。士遂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自門生部  
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治家甚嚴。而孝弟尤篤。昨言世家有禮  
法者。必歸之董氏。其禮敬賢士尤至。在江西以屬樣元明善  
爲賓友。既又得吳澄而師之。廷虞汲於家塾。以教其子。諸老  
儒及西蜀遺士。皆以書院之祿起之。使以所學教授。遷南行

身古世科才賢薦士亦必以董氏爲首。晚年好讀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盛爲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往稱廉吏。云子守忠。雲南行省參知政事。守慈侍正府判官。守思知威州。

按董公身後恤典甚盛。贈趙國公。謚忠宣。史俱木入傳。疏漏甚矣。其詳並見吳文正公所爲神道碑文。又按董忠宣爲元勳世胄。生長富貴家。而所至蕭然如寒素。讀書修身。老而益厲。其得力於吳文正公之教深矣。至於崇書院。禮名儒。全虞元二子之交。其有助於吳文正門牆之功甚大。蓋儒臣之賢有元公鄉未之或先也。

李忠文公勸

元史本傳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敕使每後我。今可易邪。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導君也。奈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禋祠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戚疏。無成書可考。宜倣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爲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

書命精巡視河渠。繡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秘書太監。拜禮部侍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調。授繡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比鄰蔡陷。斬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繡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無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繡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輕牛繫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起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



又省臣相繼遁。船艦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  
水軍羅帖木兒方軍於江間。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時  
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憑酒與之  
誓。言始脫口。賊逆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  
遇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黼身先士卒。大呼陷  
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  
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  
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機。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  
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棹。會西  
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棹不得動。進  
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  
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

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屏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趨趨未敢進執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於東門外黼死踰月叅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穎亦死於賊秉昭兄季子也事聞贈黼忠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隲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按李忠文公以大臣子入國學與其兄藻同師吳文正公而於公之孫參政當友善文正公集中有送國學李黼泗州省親序今附於後

穎川李黼之父藻者仕於朝。新便養出守泗州。黼偕其兄藻爲國學弟子員。留京師。達定省。越三載。泰定甲子冬。謁告往泗州寧其父母。且奉其祖父母封贈之命以歸。亦可以悅親榮親矣。僉謂黼研經銳學不倦。其成科名受官職也。可日月幾親之悅親之榮。將有倍於今者焉。斯其爲孝也歟。噫。此世俗之孝也。若君子之孝。則不止是。韓子曰。事親先其質。後其文。盡其心。不夸於外。質者行也。韓子文士爾。而其識能及此。況不以文士自足者乎。夫子論孝。始事親。終立身。立身之要。慎其行也。可法可傳之謂立。行道於今。揚名於後世。使世世

贊歎歆慕。稱爲某人之子。是顯其父母於無窮也。豈止一科名一官職而已哉。黼之往也。自監學之師以下。俱有贈言。同人二三子。請予言序其首。噫。黼。誠才子也。其研於經也。奚所志。其銳於學也。奚所事。予未悉知也。而吾之孫當劇言其顛出乎輩流。予其可不以遠者大者期之夫。

### 趙編修弘毅

#### 元史本傳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備於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問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後焉。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辟翰林書寫。再轉爲國史院編修官。調大樂署令。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

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吾父母已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鄰姬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姬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黃待制

撫州府志本傳

參用元史本傳

黃俾。字族士。金谿人。弱冠謁吳文正公於郡庠。文正方類編小戴禮。俾撰列諸箋疏得失上之。文正稱嘆。又學文於虞揭。莫不器之。至正十七年。北遊燕。金華黃潛於人。慎許可獨桂。

獎。嗟。且。與。之。通。語。丞相。太平。爲。校。淮南。行。省。照。歷。未。行。除。國。  
子。助。教。選。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監。丞。授。翰林。院。待。制。兼。  
國。史。院。編。修。官。權。倖。秉。政。天下。大。勢。已。去。嗟。累。疏。大。計。皆。不。  
報。每。彈。指。長。嘆。同。列。或。以。從。宜。適。從。爲。問。嗟。曰。此。言。何。以。至。  
於。我。哉。我。之。不。能。爲。公。存。猶。公。之。不。能。爲。我。亡。也。二十。八。年。  
京。城。破。嗟。召。從。人。張。午。曰。吾。義。不。可。辱。國。汝。幸。收。吾。骨。南。還。  
即。解。衣。投。居。賢。坊。井。午。倉。皇。逆。井。負。之。以。升。言。曰。今。南。兵。不。  
殺。猶。有。禮。儀。臣。他。日。幸。致。富。貴。今。縱。自。盡。忠。未。聞。小。官。而。死。  
社。稷。嗟。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使。人。環。守。會。  
南。將。令。朝。官。俱。輸。告。身。嗟。結。午。曰。爾。言。良。是。可。取。吾。告。身。來。  
第。羞。見。同。朝。人。必。乘。醉。乃。往。午。大。喜。持。錢。沽。酒。守。者。稍。倦。嗟。  
解。冠。裳。履。舄。列。寘。井。上。復。拔。而。死。年。六。十。一。邑。人。陳。介。與。午。

葬之西山。早初娶桂。早卒。或勸再娶。再曰。共姜伯姬。區區婦人。尚守節義。吾弟幸生男。即先祀不絕。乃不復娶。有詩文集若干卷。

### 李學正長翁

李長翁。名賁。未詳。師事吳文正公。經明行修。屢任教職。文正公亟稱之。嘗自韓所作詩文名曰小草。文正公爲之序云。袁路儒學正李長翁者。昔年從予學。其資穎然特異。教諭石城金谿二邑。綽有聲譽。觀其文不苟作。韻語僞語皆工。得如斯人百輩。布滿州縣學宮。文事其興乎。雖然。又有進乎此者。譬之木然。文猶枝柯。葩華也。修行以培其本。明經以美其實。又乎文乎。非但末枝虛言而已。

### 皮贊判潛

皮潘字昭德清江人以父南維總管添補邵陽志考滿歸田二十餘年。朝命三名始起判平江路少受業於吳草廬先生之門其行也草廬作序送之稱其博覽記工談論爲儒厚之。騏驥吏治之驚鳳又云書學李秘監詩學黃太史皆升其堂。蓋昭德亦草廬弟子之知名者也。又皮氏從學於草廬先生者甚多同時有皮野字季賢亦清江人草廬先生爲作詩序。

### 袁進士明善

袁明善字誠夫臨川人父公壽鄉稱善士明善登進士第師事吳文正公晚年教授於虞文靖公邵菴之門自號樓山所著有征賦定考授引經傳言井田水利之法甚備經世之書也邵菴爲之序又有文集藏於家初南北之士游文正公門者前後無慮千百人明善最人公每期之明善嘗與邵菴書



昔與先生論及門之士。先生慨然曰。聞吾郡多俊秀。宜有可  
立者。教其子京。爲本路學教。迨先生至郡。學者無不得見。  
焉。進而教之。靡間晨夕。雖偶疾少間。未嘗輟其問答。久之。部  
使者請先生觀新縣樓成。先生賦詩一章。懷王丞相陸子靜  
以示學者。遂登車歸。悼道之無傳也。虞文靖公嘗爲誠夫父  
袁仁仲甫墓誌銘云。袁君公壽。字仁仲。其先南豐人。遷臨川  
之樓撫山。居八世。兄弟多至六十餘人。曾大父恭。其一也。大  
父世賢。父士琮。母楊氏。君以故宋寶祐甲寅之歲。娶吳氏。鄉  
貢進士。鸞之女子四人。長曰明善。其次三人。擇善主善。繼善  
與女一人。皆早卒。獨明善有子曰啟。女二。君以大元至大四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葬其里之官莊故宅基之後。地近鄰  
人之園。明善懼他時耕鋤之及也。卜至元丁丑六月甲申。改

塋於陂原紀家坑先塋之後坐丁向癸吉時集老病家居延  
明善於家塾使子弟執經而學焉是以求集書其事於石以  
志今墓云君之父有惠於鄉里鄉人以爲長者至子孫不忘  
君八歲喪母二十喪父值宋之亡寇起旁近而官軍又狎至  
不能安而去之鄰屋率焚蕩衆善君父子故其室獨全五年  
寇平廼歸又有暴客卒來犯衆爲擊殺之吏按其事持爲惠  
害家以是益貧君不以動心爲害甚力自經史皆藥辨方卜  
日之書靡不精究置書冊滿座有隙暇未嘗廢讀鄉之子弟  
以束脩求誨每盡心焉其爲教尤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  
語爲切要懇懇爲諸生言之又好施與宗族親戚之家有數  
喪不能塋君爲塋猶念念圖畢具襄事其爲人大槩如此云  
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澄之言曰爲人子者思有以顯其親

與其求虛文於人。孰若修實學於己。真孝子之事也。予文不  
腆。不足以塞明善之志。然而四方之士。及吳公之門者多矣。  
若明善者。從公生時。盡有所受。夜必知思。及其歿也。日記其  
遺言。緒論。擴先賢之所未發者。筆錄而傳之。篤信而修之。充  
其所至。庶幾吳公之所謂孝子。顯親者乎。銘曰。浚藏之土厚。  
溫天光發。新子有聞。蓋指樓山也。

### 康山長震

#### 西江志本傳

康震字宗武。泰和人。嘗從吳草廬劉溪齋學。湖廣左丞吳當  
薦爲慶陽州書院山長。秩滿當遣以親老歸。作莊山書院。招  
延學者。館教之。元季監州與定議爲守備計。城得完。未幾熊  
天瑞入寇。匿山中。不食而死。有思治集藏於家。

楊微君準

西江志本傳

楊準字公平。泰和人。履行修潔。嘗從學吳文正公澄。文章高古。甚爲虞道園歐陽圭齋所推許。危太僕尤敬服之。時修宋逸金三史。歐陽諸公薦之。不就。號玉華居士。

王西齋梁

撫州府志本傳

王梁字良甫。樂安人。父科字子純。宋末貢補國學。國亡隱居。不仕。草廬書曰耆儒。宿學如吾子純者。寥寥若晨星。遣梁師事草廬先生。賦詩送之。有人以書觀書。書與已爲二。我以心觀書。衷心萬卷備之。語築汪陂。溉田千頃。鄉賴無旱。梁力學爲草廬所器。邑長愛理。薄化郡守楊友直。皆加禮敬。有西齋

稿藏於家。

黎教授仲基

撫州府志本傳

黎仲基名載以字行。臨川人。家世治喪不用僧道。仲基性端重不苟簡。嘗謁草廬於郡學。他日復以請。益先生喜曰。期年所接。燕如君氣。資文章皆善者。乃書其後曰。爲文不若進學。進學不必文。工君能以爲文之功進學。此望即不舛矣。自是數受教。天曆二年。郡以明經督學薦至。正初。湖廣左丞章伯顏徵爲朔陽驛。往二縣敘謝。改龍溪書院。山長太平路儒學教授。斬黃盜起。嘗以奇策佐伯顏取勝江上。太平不守。歸築室於瓜圃。邑人熊鼎南。城胡子昂。宜黃樂夔。皆在講下。僞守鄧克銘修邑學。無一人至者。招仲基稱疾不起。復召其徒恐。

被禍乃分百五十人與之克銘大喜願有加遣使致餽不受洪武初再薦不起卒有爪園集十卷語錄八卷

黃徵君極

黃極字建可樂安人師事草廬先生元統中南臺薦以不求聞達不起所著有西齋集子寶字仲瑤淹洽經史與何淑張潔王翊稱樂安四傑

黃博士伯遠

黃伯遠金谿人少從草廬先生學登進士除國子博士元亡歸隱故山王忠文公英嘗作六賢詠謂葛元詰劉傑朱夏陳介黃暉及伯遠也

吳教授阜

吳阜字舜舉臨川人宋俊齋丞相六世孫早師吳澄得爲學

之要文章森嚴有法教授臨川遂占籍焉號平齋有吾吾齋  
類稿從子均仲崔春坊中允所著有新增復古編

### 丁大使儼

丁儼字主敬新建人游吳草廬澄門草廬禮之爲製主敬字  
說范梈嘗拊其背曰有美君子如金如玉吾不及也母病侍  
湯藥不解帶者兩月及喪哀毀幾絕時吏督鹽直榜笞無虛  
日乃傾貲以代輸撫鄒氏孤子命爲娶婦而教誨之手編全  
閩彞訓八卷及著小溪集四卷寓與十卷授龍興酒大使任  
兵變未任卒於家

### 包忠文希魯

次子字希魯子傳其  
王德友人也其位

包希魯字魯伯進賢人穎異絕倫嘗受今文尚書於吳草廬  
動履端嚴爲後進楷法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士習爲之一

新及歿門人私謚曰忠文先生所著有四書凡例易九卦衍義詩小序辨說文解字補義及原教說儒等篇門人傳箕王棹最著箕字拱辰進士任延平路錄事轉本縣尹政尚廉平人咸慕之洪武間召不起槐字景符得希魯與旨居上林以道自處弟子受業者皆循蹈正學卒年九十四同時有焦位字致中者亦進賢人同希魯游草廬先生門授書經以純孝聞元末兵亂痛父母死於井命誓不飲酒食肉結廬墓側明洪武初辟池州教授希魯次子名宏字用夫傳其父之學洪武初舉文學陳情乞養再以文學首舉辭不獲至京師上問陰陽鬼神對稱旨奉使山西察苛政至洪洞縣官舍疾革大書於壁曰學傳乎道統心貫乎一德功被乎天下言利乎後世此聖賢之學吾子之事也書畢正衣冠端坐而逝有訥居



文集六書補義各若干卷

柳雲卿從龍

柳從龍字雲卿九江人志行卓然年既長始學於吳草廬先生家閩閩之中築精舍曰靜虛草廬爲靜虛精舍記云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效也江州柳從龍雲卿家閩閩之中厭喧囂之聒擇幽曠之地爲藏息之廬晨省之暇燕休其間飽玩聖賢之書而扁曰靜虛將俾外物不能波其止水之停窒其靈府之空也卓然斯志雲卿年長矣而學於子子故爲之陳其槩周子言靜而程子言敬敬者心主於一而無所適也夫主於

一而無所適。則未接物之前。寂然不動。非靜乎。既接物之後。風而不誠。非虛乎。靜虛二言。敬之一字。足以該之。學靜虛者。亦曰敬以存其心而已。所存之心。何心哉。仁義禮智之心也。非如異教之枯木死灰者。仁義禮智四者。統於一一者。仁也。仁者。天地生生之心也。而人得之以爲心。故愛人利物之心。滿腔皆是。而傷人害物之心。一毫無之。由父母兄弟而宗族。姻戚朋友鄉黨。欲人人各得其所。溫然如九州四海。而爲春。視人之所願成全之。視人之所患救護之。蓋同生天地之間。皆吾之同氣同體也。或傷害於彼。而便益於我。且不爲。况無便益於我。而傷害於彼者。其肯爲哉。周子所謂念前之草。與已之意思。一同。程子所謂靜後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者。卽此也。能存此心。則妄念不起。惡事不留。此心廓然豁然。

與天地同其靜虛聖學之極也。然豈易至哉。期學而至之。惟當主敬以存吾心之仁。此其大槩也。其悉則有周子程子之書在。雲卿躍然翻然於此。用其力。再見之日。其必有以異於今矣。

李伯宗本

李本字伯宗。榮孫。從學於草廬。草廬沒。就學者皆依李氏。本與弟棟講明濂洛之學。所居有環翠亭。君子堂。虞邵菴皆爲之記。棟父李淵嘗三刲股療母疾。輒愈。郡人以孝稱之。

虞文靖公有送李伯宗序云。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鄉庶有才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伯宗得見公時。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

復見公庶及閒暇有所贊問焉則無已此伯宗之見子而  
流歎之也某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爲成書蓋憂  
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  
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明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  
能無少出入也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以與乎此才智之過  
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畧思  
予蓋聞吾伯宗之爲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  
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間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  
記取先儒訓義以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  
氏遺書盡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  
又數年矣不敢以處家之難應事之難而少廢焉懼夫獨學  
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已

之未足也。今茲又將游行於四方。以觀夫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子之言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某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以中舜亦以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方一。無有異者。此內聖外王之所以不可及者也。末俗紛綸。人自爲說。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間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以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明潔。前無古人。當宋盛時。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以當其心者。公之心以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惟其自信之

及而不知其道合於聖人否也。是以一時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意。而明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明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明精潔者。智足以知之。潛融默化。以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以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惟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鷺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附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於聖人

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  
有也。臨川之鄉先生。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  
二公之治之教。不無間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  
二公者之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  
哉。至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包仲邳淮

包淮字仲邳。江西南城人。師事吳文正公。嘗名其讀書之齋  
曰浣川書塾。吳文正爲之序云。浣川書塾。盱江包淮仲邳所  
以名其讀書之塾也。包氏自贈太子少師克堂公。早遊朱陸  
二先生之門。而資政殿學士文肅公。掇儒科。登政府。文學政  
事。爲一世師表。淮文肅之曾孫。少師之元孫。克承其祖武。亦  
可謂聞人志遠矣。昔周子家舂陵。而稱汝南。朱子家建安。而

稱新安皆不忘其初也。蓋與太公封於齊而不忘周者同意。是意也。豈世俗小生所能知哉。仲邛年少才俊博古而通今。由文肅上邇孝肅文學政事之美固已不待他求。又充其所到而求而周則包氏世世有人。將有光於其先仲邛勉之哉。

徐山長基

徐基字士崇清江人。得之齋。早有才名。草廬先生示以爲學之方。有士崇字說。見先生集中。元統間用薦爲書院山長。所著有玲瓏窗吟卷。

黃教諭虛

黃虛字子中萬載人。受學於臨川吳文正公。以子妻之。至正丁卯舉於鄉。授龍泉縣學教諭。公嘗題其書堂曰大本。虞文靖公爲之記曰。宜春黃虛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



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塔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可皆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哀樂未發時氣象爲何如。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未至無所倚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豈必有模擬想像者哉。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

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于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  
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少止而定。  
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  
返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絕物。壁  
立以自勝。或爲專一。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稀  
薄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  
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  
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  
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  
風靡澗倒。潰管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  
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  
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

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朱徵君夏

撫州府志本傳

朱夏字元會一字好謙金谿人早遊草廬先生門數舉進士不第益杜門究心經史爲文不及於古不止草廬閱其文而稱道之濟南張起巖在江南行臺辟憲司掾京兆賀惟一在相位欲薦入史館皆未就知者往往惜其才而不及用也至正中鄉寇起竟罹其禍所著有鳴陽集

王伯達章

王章字伯達臨川人學於吳文正公公有王伯達字說見文集  
集中一時名流皆相友善將游于京師李仲公爲序送之云  
余嘗遇臨川王子伯達於河圖山中伯達賦詩以相好于老

退愧不能和也。他日伯達過予，謂將爲京師遊，時春雨初歇，草木明茂，予與伯達登覽平山水之間，徘徊於瓏邱之上，頌當世之談，施論古人之製作，相顧以樂，信而後別。伯達蓋吳先生之門人也。其始冠先生，卒之而又爲之說，其聞見也固博，其講貫也固詳，而是行也。蜀郡虞公序之，虞公賢縉紳也。南豐羅子序之，而羅子亦東南知名之士也。其文章譬之於車，或推之，或輓之，名之彰而身之顯也，無日矣。於是乎書。

戈伯敬直弟宜

戈直，臨川人。初字以敬，師事吳文正公。公爲改字伯敬，作字說訓之曰：敬以直內。夫子傳易之言，程子謂夫子言敬以直內，不言以敬，直內弟宜字叔義，亦師事文正公。公爲字說云：義與利對，或分毫有計利之心，斯忘義矣。兩字說皆合於陸

子取特敬辨義利之旨伯敬嘗著貞觀政要集論每條歷舉古人論議而斷以己意皆卓然可觀第一條論君道謂三代以上之治身心與家國天下爲一尤爲有見於陸子之學也

張伯固

吳先生弟子見文集者附

張恆河南人早師事吳文正公篤志經學公字以伯固爲字說以勉之嘗問孝經大義往復甚切公集中有答張恆問孝說一篇其事蹟及官階所至並燕考河南覃懷有姜道源名河亦同伯固師事公又有撫州余溪道名淵黃玉成名珏臨川彭永年名訓清江曹伯通名貫廬陵易以清名原崇仁陳思敬名幼德肝江吳玉成名琢畢崇遠名光祖並從學于先生先生並爲字說贈之以勉其學又有新安吳希頴字季淵師事先生學成名立任紹興路和靖書院山長先生爲序送

之。又有臨川饒熙宜、黃樂順、譚蒙三人並師事先生。與元復初友善。先生並嘗爲序以送其行。又有臨江黃良孫任袁州學正。立雪崖書院。昌明先生之學。先生爲之記。鄱陽陳仲江名浣者。從先生學。其歸也。先生爲序送之。又有南陽張師善、豫章舒慶遠、河間廉克、浙東潘漢章並學於先生。集中並有送行序。有河間張岳者。見送舒慶遠序中。同郡有乙卯進士李路。戊午進士李岳者。皆先生弟子。見先生所跋曾翰改名說。番陽李亨者。仲公先生之族。學於先生。嘗跋其家集。燕人吏師魯者。先生志其母墓云。師魯恪愿。從余學。其母節婦也。樂安有夏友蘭。字幼安者。敏慧。與邑尉明安達兒同師。先生幼安早卒。先生誌其墓。又有崇仁陳世。字伯高者。尤以早慧稱。在門牆甚知名。年十九即歿。先生誌其墓。尤嘆惜之。當時

先生南北所至聚講者輒數百人著弟子籍者以千計今惟姓名見先生文集者附記於此餘無考矣

鮑省元恂

明史列傳

鮑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吳澄好古力行著大易傳義學者稱之元泰定元統間省試第一人至正中薦授溫州路學正學士張翥御史劉彥博薦入翰林不就洪武四年初以科舉取士召恂同宋濂爲考試官十五年禮部主事劉庸薦恂及安吉全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皆明經老成達治體可備顧問帝遣使辟召恂詮長年先至恂年八十餘長年詮亦皆踰七十矣帝見之甚喜賜坐顧問翌日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帝曰特煩輔導太子耳免卿等早朝從

容晏語庶不負平生所學何辭爲皆言老且病辭益力遂放還。

按崇德今嘉興府石門縣仲孚恪守吳文正公之訓以力行爲學而當時方崇尚章句訓詁之學故雖以大學士位之猶力辭而不受也。

### 東吳先生儀

吳儀字明善金谿人自其五世祖鄒師事陸子傳之子孫世守其學科第蟬聯名德相望儀師虞文靖公名益著宋文憲公爲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云惟吳氏自延陵而分國譜之句廢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谿其諸孫宋舍光射邦基生鄒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仰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



貢進士饒漕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  
可生泰連泰連生儼儼字明善世稱爲東吳先生自幼以  
績承家學爲事雞初號輟起秉火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  
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  
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  
正甲申先生伯兄儼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  
卯進士第第二名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  
歲又薦於鄉立饒之孫咸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  
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  
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  
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孳孳訓迪必  
使優柔厭飫而後已凡所敷釋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

而大旨自暢。晚尤靖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律傳曰。類編曰。五倫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燕居默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楊子雲。其將好之。然於文辭尤豐。照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闢抑揚。不忽矩度。論者謂如晴雲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莊慈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警歎。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早夭。其室周氏。方少子。束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衷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爲人剛立自將。異儒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抗。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

顧稍知感悔。即還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熾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梃相挺爲亂。先生椎牛醢酒。集里中耆倪。諭以禍福。皆稽首聽命。他鄉爲亂者。皆罷草薶。會徧之。或無子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疾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間試多士。府判官王黻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名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爲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禴。次祈。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一人。某。女三。

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于營奉教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爲請。予未暇爲。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毬塲山。且勒文懸緯之碑。予聞世之右族重珪璽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承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之所靳。今先生之門何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他。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予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修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  
錄不

趙徵君訪

江南儒林錄本傳

趙訪字子常。休寧人。生有異質。自孩抱時。聞讀書。輒能成誦。及就外傳。讀朱子四書。疑難不一。師告以初學。毋過求。意輒不釋。夜歸。取性理大全。諸儒語錄。繙閱五鼓始休。由是有悟。遂勵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及長。徧詣師儒。請質。不問遠近。恆留產爲束修資。所親或非之。弗顧也。聞九江黃楚望氏杜門著述。往拜之。問年。曰已未。楚望曰。吾刊六經補註之歲也。或曰。書刊矣。恐無讀者。予曰。讀者未生耳。豈知吾子適生若歲耶。然春秋託始之歲。亦已未也。斯文緣契。意在斯乎。先生因問窮經之要。曰。致思。問致思之道。曰。倒舉一事而湛思以得之。蓋楚望氏之學。在窮經以積思。自悟爲主。故其教引而不發。使之自思。先生一再登門。乃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入數年。往留二歲。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

先生退而致思。寤寐不忘有所悟。則喟然曰。黃先生豈欺我哉。其專篤如此。楚望氏常授以求春秋書法曰。楚殺其大夫。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易置其語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既又爲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先生受其說。退而思之。又乃悟其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者。魯史書法二百四十二年之內者。聖人書法也。楚望氏各以二義貫春秋之旨。以爲單傳密付。盡在於斯矣。曰。過嚴陵。請益於夏氏。大之。夏因出其家傳。先天易書示之。曰。易義。易二大衆也。先生受之而別。如杭謁黃文獻公於官署。閱所進書。大異之。待以殊禮。又數謁太史虞邵菴氏於臨川。虞殊敬異之。館於家。一歲歸居東山精舍。益致力於學。久之。有真得元末兵起。結茅於星溪之間。閭山潛心著述。雖顛沛流離而進修之功不少懈。壬寅春始歸東山。明太祖初起。嘗統兵過其家。物色之。屢被徵辟。繼以議禮召。皆以疾辭。洪武

二年起山林隱逸。共修元史。先生在名中。事竣不願仕。請還上允之。未幾疾復作。卒於家。年五十二。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嘗言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爰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於易著序卦圖說。經文開端。乾坤屯三卦解別。著葬書問答一卷。行於世。先生之學。以精思爲入門。以自悟爲歸宿。蓋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極盛。然其末流。或以辯析文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推究文義。問而當時鄉先達從事著述。所以羽翼程朱。教者具有成書。先生緊謂於學者之

要未有當也。

東山之學發端於黃楚望而成就於虞文靖公其親詣臨川而謁虞公也以書上虞公云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於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於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然於之幼也聞江南有吳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及觀閣下所爲行狀而知先生爲學之方矣伏惟閣下察於有志以其所得於先生者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致迷其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至尊至貴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於



早歲學於鄉。求程朱緒餘。誦習經訓。辨釋其文義之外。無所致力焉。誠恐終身不克。知至畢世不能。意誠古昔聖賢師弟子之授受如斯而已。乎竊嘗思之。以求途轍之正。至於道南之歎。而有感焉。蓋其屬之龜山者。必有所在。而豫章延平所以授之朱子。亦非有他道也。不然。羅李二公。無事業以見於時。無文采以垂於後。其所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而吾朱子所謂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亦將何所指乎。東山之言如此。蓋有見於文正公晚年之學。實有以上接陸子之傳。而未敢以自信。因欲決其然疑於虞公也。其指切南宋末流講學之弊。尤爲至當。不易東山造詣固已高矣。

東山作象山先生贊云。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又一首云。大道之廓如日行。

天正氣之雄如雷出泉洞徹羣疑刻棄糟粕即簡易功成聖賢